

红色记忆

遥寄爷爷

刘慧云

清明,来到青州老家,给去世3个年头的父亲扫墓。墓碑前,父亲的音容相貌仿佛又重现眼前。

3年前,父亲病逝。临走前夕,78岁的父亲说了他这一生最遗憾的两件事,一是没有去延安看看毛泽东住过的窑洞,二是没有去重庆看看蒋介石关押共产党的渣滓洞。但父亲却在有生之年,了却了他一生的两个心愿,一是在他的带领下,村民们过上了好日子;二是经过61年的找寻,得知了爷爷刘美树他乡埋骨之地——湖北五峰县。

在这个清明节,湖北五峰山烈士陵园,爷爷刘美树的坟前,前来祭拜的人必是络绎不绝,坟前一定放满了学生们折的纸鹤,那些曾经在以爷爷名字命名的刘美树小学里长大的学生们,还在继续传颂着爷爷的故事,向更多的人介绍着爷爷的事迹。

山东青州与湖北五峰,3000多里的距离,61年的时空相隔,父亲和爷爷那末了的父子情,在另一个世界里,也一定能跨越时空重逢吧。

南下,是爷爷61年前留给父亲唯一的方向。那是1947年到1949年间,为支援开辟新解放区的工作,党中央分八批从山东解放区抽调十几万干部随军南下,爷爷刘美树便是其中之一。年轻的爷爷那时已担任中共益都县马庄区委书记,临走之时,因为奶奶早逝,爷爷只能把年仅11岁的父亲和9岁的姑姑连夜托付给家里的老人。爷爷平日几乎不在孩子身边,而这次离别,异常特别地表现出了对两个孩子的依依不舍,所以父亲印象很深。爷爷对父亲说:“为了去解放南方的穷苦老百姓,爸爸要去很远的地方,可能很长时间才能回来,你长大了也要为乡亲们谋幸福。”那是父亲最后一次看到爷爷。

爷爷一去便杳无音信,直到1950年农历10月的一个下午,14岁的父亲跟几个伙伴上山砍柴回来,到家已经是日头偏西,饥肠辘辘的他到院子里将扁担一扔,就要去屋里取煎饼吃。这时,县里的两个同志走进院子里,带来了爷爷牺牲的消息,全家人一起放声大哭。悲恸的哭声震

动了那个小山村,前来送信的两个同志也忍不住一起落泪。政府派人来接父亲和姑姑去济南烈士子女学校上学。但因为爷爷的去世,家里的曾祖母日夜夜泪湿衣襟,不到半年眼睛就哭瞎了,父亲无论如何也要在家照顾曾祖母,14岁的他便开始支撑起了整个家。

爷爷伟岸的形象一直是父亲的榜样,生活的压力促使了他更快地成长,他一直记着爷爷的话,为乡亲们谋幸福。父亲19岁入党,以后几十年一直担任村支书,带领乡亲们整山、植树、造林、搞副业,为造福一方百姓倾尽心血。这期间,父亲一直没有忘了寻找爷爷的事情,他几乎问遍了所有当时南下部队的幸存者,但无人能说清楚爷爷的下落。在我们兄妹5人长大的过程中,常常看到父亲拿着那张牛皮纸印刷的《烈士证》呆呆地发愣、默默地流泪。

爷爷牺牲59年后,2009年的一天,通过发达的网络,终于找到了爷爷当年牺牲的地方——湖北五峰县采花乡。没有一刻的耽误,已经70多岁的父亲带着我们,来到了爷爷曾经战斗过并献出生命的那片土地上,父亲扑通一声跪倒在烈士公墓里爷爷的墓碑前,老泪纵横,号啕大哭,他的哭声将附近的老人又带回那个土匪猖獗、民不聊生、社会动荡的日子。1949年,五峰和平解放,组建五峰城西新政府时,爷爷自告奋勇申请到艰苦危险的新区采花主持工作。第二年的4月份,36岁的爷爷在回区公所的路上,遭遇土匪伏击,英勇牺牲于采花沙坝的土地上,鲜血染红了泗洋河水。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伢子,从入学第一天起,就要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从第一课开始,就讲刘美树书记的事迹;参加的第一个清明活动,就是祭扫刘美树等烈士的纪念碑或是陵墓。

站在坟前,捧一杯新土,遥寄父亲,我们一直继承着革命家庭的传统,记着您的教诲,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奉献着自己的人生;回首南方,遥寄爷爷,您参加的革命事业已经成功,您当年为之献身的那片土地上,人民已经过上了和平幸福的好日子。

作者单位:中铁十四局

铁道兵有个优良传统,每完成一项工程,成就一件大事,都要编辑、出版一本或是多本记录其工程、事件过程的文字、图片书籍。铁道兵除留在大地上一座座宏伟建筑丰碑外,也存世一册册流光溢彩的文化读本。出版的作品,铁道兵,以及军内外作家创作的都有,但单个人为铁道兵写一本书的作家不多。诗人、散文家魏钢焰是其中的一位,他为铁道兵黎湛铁路建设创作了一本诗集《赤泥岭》。

魏钢焰是当代著名诗人、散文家。他1922年出生于太原,1937年参加八路军,在部队做宣传工作。1949年随部队到新疆,1956年转业到西安作家协会工作。1954年,铁道兵从朝鲜战场凯旋,抢建的第一条铁路——黎湛铁路,建设热火朝天,在全国影响很大。在新疆工作时与铁道兵司令员王震相识的诗人魏钢焰,主动要求到黎湛铁路工地体验生活,创作作品,获得王震



诗集封面

魏钢焰诗赞铁道兵

梅梓祥

首肯。黎湛铁路起自广西黎塘,至广东省湛江港,全长315.6公里,1954年9月开工,1955年7月1日全线通车,被称为创造了“革命的速度”。铁道兵指战员在铁道两旁植树72万棵,黎湛铁路被誉为“绿色长廊”。《赤泥岭》195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收录魏钢焰六首诗,描写铁道兵在修筑黎湛铁路工程中所建立的功勋以及表现的英雄气概。感情真挚、热烈,语言清丽、优美;整本诗集蕴含着绵绵情思,从铁路施工的庆功会、潜水兵、创造铺轨纪录等方

面,歌颂万坚不摧、战无不胜的铁道兵。首篇《赤泥岭》写的是1898年当地人民与法国侵略者的殊死战斗,红色的土地上迎来铁道兵。《郁江之夜》,水底的鱼儿惊沉沉箱施工的灯光,《迎晨曲》,田园牧歌,大嫂田头劳作,战士吹着口琴上工。《雨中会师》,两支铺架队雨中欢庆会师,激情昂扬。最后一篇《六公里》,是指铁道兵创造日铺轨六公里全国最高纪录,深情,如歌如泣,振奋人心。请欣赏《六公里》节选的段落——

一位战士, 搭拉着双手,发出新声, 这双手啊! 拉过多少钢轨, 打过多少道钉, 谁知祖国有多少铁路, 印上了他的指纹! 月光下,班长臂上的伤疤,隐隐 发亮, 这是清川江桥的纪念,



诗集插图

如今,他又带着这颗高贵的勋章, 在祖国参加新的战斗。

我们的战士睡了, 青蛙,别那么很命叫了, 蝉啊,小声点吧, 你们知道,我们的战士睡了。

月光,你挪开些, 不要晃着他们的眼, 河水,你轻轻地流, 风啊!你向帐篷里轻轻地吹, 叫我们的战士好好地睡……

魏钢焰主要作品有《船夫曲》《绿叶赞》《灯海曲》等。他的作品歌颂普通劳动者,高扬艰苦创业的精神。艺术上具有浓烈的抒情意味,语言清新,含蓄,精练,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大路歌台

太阳跌入地平线里 一面是北,一面是南 在轮回不尽的季节里 扛起行囊,徒步旅行

四月

在旅行与季节的间隙里 总有一双目光 穿越崇山峻岭追寻你 不惧山高水远,四季轮回

刘祯

我知道你是 雨水中一条扁扁的鱼 山川间蜿蜒穿梭的龙头 头戴野花,钻进荒芜

日子里有轮回不尽的季节 你的灵魂里没有一丝白发 我坚信你是诗性的 宛如远方的晚星

现在我只想寻你,或是 像你一样的陌生者 把你装进右边的心手 紧随晚星乘风破浪

作者单位:中铁十七局二公司

亲情似海

领悟成长

李莎莎

作为“铁二代”,相信很多人都和我一样,在很小的时候就离开爱我们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跟随父母离开家乡,来到陌生城市开启铁军家庭新生活。对家乡的记忆,或许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日渐模糊,但对家乡的味道却有情有独钟的想念。今年的清明节,我没能回老家“探望”姥姥,但记忆中的家乡故事与姥姥的故事却总是不经意涌上心头。

说起小时候,我是在姥姥的臂弯里长大,是姥姥喂我吃喝,陪我玩闹。“你啊,小时候不老实,自己不好好在院子里玩,不知怎么爬到屋顶扒倒暖炕烫了脚,你姥姥心疼得不得了,天天抱着你换药,不知为此事掉了多少眼泪。”妈妈边说边埋怨我,“想想当时你大舅家就有3个不大点儿的孩子要照顾,还要顾着八九口人的吃喝,地里的庄稼,再加上你,你姥姥当时得多辛苦啊!”只是,这些4岁之前在老家发生的种种,我连一点记忆都没有留下,还有妈妈说起的姥姥对我的心疼照顾,也被我一同埋在了不知名的角落。

4岁后的我,来到了北京生活,也开始有了自己的记忆片段,其间从来没有想起过姥姥的那些疼爱,就这样开始慢慢长大。一直到高中毕业,时隔多年回到老家,姥姥倚在门边,远远看到我跑出来相迎:“都长这么高了!”姥姥高兴得不得了,“妮儿,怎么这么瘦,有啥想吃的,姥姥给你做去。”说来奇怪,对4岁之前毫无记忆的我,对姥姥亲手的饭菜味道却有说不出的熟悉与满足,突然想到广告里小男孩吃南方黑芝麻糊的可爱样子,真的是“一股浓香,一缕温暖”,让我那尘封的儿时记忆就这样荡起了层层涟漪。

就是那次的回乡探亲,让我有幸与姥姥度过了一段难得的共处时光。在高高的玉米地里,我调皮地跟姥姥捉迷藏;在傍晚的闲暇里,跟着姥姥一起剥棉花;还有姥姥纳鞋垫儿的空当里不时抬头看我时,眼角皱纹在笑容里飞扬的样子;看我好院子树上的果子,姥姥亲手摘下来给我说这是“无花果”时的爱抚……在家乡不过半月,我这个干瘦的高中生,竟然就这样胖了起来。姥姥说这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我心里知道,这更多亏了姥姥每天的爱护。

再后来,妈妈曾把姥姥接来北京住过一阵子,想好好照顾姥姥,也带她在城市到处转转享享福。“在北京不比在老家,亲戚朋友都不在身边,你们离家在外想是没少吃苦。”姥姥对着陌生的城市,对妈妈和我总是有太多心疼。姥姥此后回到家乡,到病逝的近3年里,我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其间听妈妈说姥姥身体不是很好,病痛的折磨让她备受煎熬,再后来就是姥姥突然病逝的噩耗。现在想来,北京那段相处时光,竟成了我与姥姥的最后见面。姥姥就这样走了,而我甚至未能为她买过一身衣服,做过一顿饭,尽过一点孝心。那打不开的年幼记忆,没有记住的疼爱,渐渐随着岁月化为日渐懂得的悲伤遗憾。

现在的我,已有了自己的女儿,明白了生活的琐碎,更懂得了抚养孩子的辛劳。幸而我的母亲一直陪在我们身边,更无微不至地照顾我的女儿。每每听到女儿开心地叫“姥姥、姥姥——”看着母亲眼里对孩子满满的爱,我突然越懂得姥姥给予我的那些疼爱,虽已成为遥远的追忆和解不开的惦念,但爱却代代相传,温暖我心,伴我成长,让我感恩。

作者单位:中铁十六局北京轨道公司



许家安 摄

大路歌台

我想去海边看夕阳

严京平

水欲静兮思泉涌 云依风兮暮夕阳 徒步在细沙软软的岸边 夕阳余晖水波荡漾 我想去海边看夕阳 去看魂牵梦绕 一半层云遮 一半热情似火 醉卧云中的夕阳 我想去海边 希望是一个暴风雨后的早上 带着冒险的狂野 奔跑在朝阳之光 沐浴在晨曦洗洒 涉猎风雨后的涤荡

我想去海边 邂逅一个宁静的午后 闲目远眺 那些风起云涌的往事 浪花拍岸 那是裹挟线上连号号角 好似战友筑路后进入梦乡 层层湖水 那是依山而建的排排军营 犹如战友筑路后进入梦乡 深深的我依恋,我徜徉 追逐喜欢的云彩 溢满夕阳

作者单位:中铁十一局

杂文

赵宇航

观《人民的名义》

一位长相憨厚、衣着朴素的“老农民”形象的处长,每天骑自行车上班,住在陈设简单的筒子楼,吃着手工炸酱面,每个月按时给乡下老母亲汇300元生活费;然而在另一处豪华别墅中,壁柜里、床上、冰箱里,却塞满了一沓一沓的现金,总数惊人的超过2.3亿元……最近热播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一开篇,就为我们勾勒了这样一个腐败官员纠结扭曲的“两面人生”。

3月28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组织创作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一经播出,便收获观众热情的点赞。除了跌宕的剧情、精彩的表演,其受追捧的重要原因还在于,它反映了当前中国反腐败斗争的实践,回应着反腐败的民心所愿,向人民表明了反腐败的决心,没有潜规则、没有丹书铁券、没有铁帽子王。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反腐败力度空前。3月29日,武长顺案进行了一审庭审,有媒体盘点,其“创造”了十八大以来罪名数量、涉案赃款数目的最高纪录;白恩培放任妻子搞权钱交易,事发后,仅仅清点从白家查获的红木、翡翠、玉石等藏品,办案人员就花了十几天时间……反观这样的反腐影视剧,不仅可以让观众对反腐有更多了解,也有助于更好地营造反腐的社会氛围。

权乃公器,法为国纲。法治的要义,就是一切治理难题都要依靠法治思维与

法治方式化解。“我有很大的权力,不干好事也就罢了,我还干这么多的坏事,就自己感觉到自己简直是不可饶恕。”这是落马官员朱明国的忏悔。但到要承担后果时才幡然醒悟,一切已为时晚矣。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推至高潮,也将人们对反腐的认识不断推向深入。正如剧中沙瑞金角色的台词一般,无论是“老虎”还是“苍蝇”,都要坚决打击,让反腐败不再是群众口中的“一阵风”“走过场”,对侵蚀百姓利益之举坚决打击,要让老百姓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公正严明、风清气正。

改善土壤,改变政治生态,理顺关系,让能干的人得以发挥,让正气得以张扬。只有领导干部意识到,清廉是最好的“护身符”,经常扯袖子、咬耳朵、敲警钟才能“治未病”。从这样的意义上讲,反腐是紧箍,更是保护。雷霆的行动、强力的震慑,助推了政治生态好转。

暗潮褪去,才知谁在裸泳。托底的岸,是用法治的砂石筑成的,反腐败永远在路上。当前,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但要真正实现“不能腐”和“不想腐”,还要依靠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继续推进。“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对于我们这个把“人民”二字铭刻于心的政党来说,反腐败永远没有剧终。

筑路情怀

王海蛟

最美的风景

“我现在在普者黑站,美!”看到同事发来的这条信息,简简单单几个字,让心里暖暖的。曾经一起奋战的同事、走过的路基和桥梁瞬间浮现在脑海。是啊,这是自己人生历程上第一次以建设者的身份参建的铁路。

我本是西北人,深处“八百里秦川”腹地,乡居之处没有半截铁路。如今从事着与铁路相关的工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然而我坚信,我的铁路情缘定是早已结下,我甚至深深地爱上了这种感觉。那一个个在火车上看风景的日子,不曾忘却。

第一次和火车结缘是去上大学报到的路上。车上人群簇拥,空气滞凝,几乎给人一种幽闭的惶恐。但看着一节节车厢“铿铿”跟进,雄伟修长,又给人一种莫名的安全感。像是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懵懵懂懂,对任何事物都好奇而专注。“惊风飘白日,光景西驰流。”盯着窗外,看那一闪而过的

风景,当天空轻轻蒙上一层暮色,窗外的一切就好像黑白电影一样不断放映。而疾驰的双轨飞驰之余,有被施以迷魂大法的错觉,让人思绪纷飞,昏昏欲睡。睡梦中偶尔被列车上的叫卖声惊醒,脖酸腰疼、双眼迷朦之时,窗外早已晨曦微微,又换了一番图景。

窗外光影不断,窗内思绪不绝。回家的幸福、旅行的兴奋、离别的痛楚……一幕幕重重叠叠不断交织在这块车窗“荧幕”上。恍惚间,似乎我从来没有下车,只是乘坐在一列没有终点的列车上,冷眼看着世间的一切,淡淡然、悠悠然,感悟着“慢时光”的闲散,追忆着脑海中的昨天。忽地一瞬,瞥见玻璃上迷蒙的影子,一时竟分不清自己是“归人”还是“过客”,只是觉得把人生比作一趟列车,竟是如此贴切。

也不知从何时开始,动车逐渐驶



花 王佃利 摄